



2015“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50名青年代表参加。

刘畅摄

“见过世面”却没全球视野 很多孩子缺的是经历!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几乎所有的国内名校在制定面向未来的培养大目标时，都会毫不犹豫地纳入一个关键词：全球视野。可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国际化人才究竟如何培养？大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做什么？即便在办学国际化程度已经颇高的国内名校，这仍然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

不久前，2015年“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简称YICGG）暨“全球治理创新青年峰会”在米兰世博会举行。围绕“青年与食品安全创新”的主题，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50多名参赛者需以团队形式设计全球治理方案，接受严格的评审。

跨学科知识、跨文化沟通、团队合作……这场需要综合每个选手智商和情商才能彰显团队实力的较量就像一块试金石——无论是观赛的评委、参赛选手还是观察员，每个人都对“国际化人才”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比较优秀到成为领袖，精英须关心“窗外事”

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环境生态、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和冲突，如何通过有效的渠道和机制，维护正常国际政治的经济秩序——对具有精英意识和领袖意识的年轻一代大学生来说，这绝非和自己不相关的“窗外事”。

作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大学生自主创办的专注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赛事，由复旦大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起的YICGG到今年已连续举办8年。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尹冬梅介绍，从这一赛事创立开始，“国际视野”、“社会责任”、“创新性”就像基因一样被注入其中。

受邀出任本届YICGG大赛的评委委员会成员的罗马尼亚巴比什-博雅伊大学的雷布雷努·维罗妮卡(Rebreanu Veronica)教授说，比起竞赛的结果，参赛更大的意义是让更多已经非常优秀的青年完成看待问题的视角转化。

本次大赛有一个至今仍困扰着全人类的议题：如何解决全球食品缺乏和食品安全问题。按照赛事规则，每7-8名选手被随机分成一个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必须在72小时内，通过调研、小组讨论等方式，提出全新的方案，并接受评委的评审。在备赛过程中，每个小组都有机会接受评委委员会的指导。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仍有人民处于粮食短缺的时候，还要把一笔为数不少的钱投入探测宇宙，这笔钱为什么不直接用来济贫？”有人问，可以倡导富人把多余的食物捐出去接济穷人。但是，每个地区的人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偏好，如何保证你捐的食物被当地人接受？……当评委们在辅导各国选手研究何谓更好的粮食政策时，记者发现，他们都有一点默契：绝不给出解决问题的结论。所谓的“辅导”侧重点是开启选手们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的关注。

比起无谓的抱怨，年轻人更该行动!

让维罗妮卡教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很多选手在最初参与小组的方案讨论时，往往首先给出自己国家的粮食储备背景或捐助粮食的政策举措，至于其他国家情况如何，更坏的情况是怎样的、更好的管理是怎样的——这些往往不在他们的视线。但随着小组讨论的深入，一个可喜的变化会出现。“有的选手会乐意知道自己过去不了解的国家对待粮食短缺问题的管理措施，并从全人类的角度，去搜寻、创造更好的解决办法。”

“当今世界的粮食安全并非由于粮食不足而产生，粮食安全问题不是由于稀缺，而是由于贫困与不公”。本届YICGG的选手之一，复旦大学2015级研究生钱璇在小组里和各国的组员激烈讨论后提出了他对于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新见解：在全球实现零饥饿(Zero hunger)的目标，国际粮食援助应该实施更有效的举措。比如，针对最需要的群体，要给予更多现金形式的援助，要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粮食援助。

“没有人天生就应该挨饿，没有人会对空气污染问题无动于衷。可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很多人会抱怨、或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政府管理。我们希望提醒年轻人的是，比起无谓的抱怨，你应该行动起来。比如说，用创新的思维提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维罗妮卡说。

据悉，今年YICGG的参赛选手分别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47名海外青年代表，以及来自复旦、清华、中山大学等国内9所知名高校的11名中国青年代表组成。

跨文化沟通，比书本的理论复杂多了

上外德语系大三学生徐婧也参加了比赛。这位英语和德语都说得很溜的姑娘，被分在这样一个小组：成员中除了一位中国香港地区的小伙伴外，其他选手分别来自意大利、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伊朗。

“在我们小组中，始终希望牢牢掌握话语权的是来自欠发达国家的选手。尤其在讨论粮食短缺问题的时候，有些选手认为，基于他们遇到的实际情况比较严重，他们理应被国际社会关注。”相比之下，一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则会不自觉地想把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的视角放在已经实施的所谓“成功经验”的分享。

参加这场有点“扮家家”的小组讨论，徐婧有时甚至会感受到讨论背后的“火药味”。不同文化背景导致的沟通鸿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建立的视角差异，凡此种种，都在考验着她的参与、沟通和处事能力。“作为一名代表中国的选手，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看待世界粮食问题，尤其是在小组讨论中，应该以怎样的一种口吻参与？”赛场上，有人总是咄咄逼人、气势汹汹，也有人遇到什么问题都点头称是，乐意附和。徐婧觉得，比赛让她找到了“感觉”：有理有据、理性客观。

其实，在前往意大利参加比赛的路上，徐婧身边一直放着一本介绍跨文化沟通理论的书。和外国小伙伴们一起相处、合作，哪怕是发生的一些“插曲”，都让她知道，现实情况远比书里的理论复杂。

“临近年答辩时我和一些小组成员看到了最后答辩的成稿，发现组长在整合我们的意见后，把很多小伙伴提出的见解都去掉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他自己的意见。”这该怎么办？徐婧在“内心纠结一阵”后选择了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组长恢复一些经团队讨论而确定的意见。



各国参赛选手以小组的形式，在接受YICGG大赛评委的指导。 刘畅摄

“感觉”：有理有据、理性客观。

其实，在前往意大利参加比赛的路上，徐婧身边一直放着一本介绍跨文化沟通理论的书。和外国小伙伴们一起相处、合作，哪怕是发生的一些“插曲”，都让她知道，现实情况远比书里的理论复杂。

“临近年答辩时我和一些小组成员看到了最后答辩的成稿，发现组长在整合我们的意见后，把很多小伙伴提出的见解都去掉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他自己的意见。”这该怎么办？徐婧在“内心纠结一阵”后选择了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组长恢复一些经团队讨论而确定的意见。

培养全球治理能力 年轻人需要成长平台

在连续第八年承办YICGG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治理能力已经融入人才培养目标。

作为复旦国务学院院长，陈志敏坦言，就他现在接触的90后学生，“他们外语好，见过不少世面，学习也不错”，但要把这一群底子还不错的人才培养成更高层次的人才，锤炼必不可少。

“全球治理能力，首先是一种意识——有些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有些人关心身边事、国家事，但一些和自己看似没啥关系的事情你是否愿意关注？”在陈志敏看来，从全人类的福祉为出发点，以全球视野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这样的意识是大学教育应该要提供给如今的年轻学子的。

全球意识并非课堂里的空谈，陈志敏说，很多时候是经历使然。“无论是我们学校还是其他的国内大学，都在努力为学生提供海外访学、交流的机会。”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访学，学生们大多很乐意，而对于去发展中国家访学、交流，不少年轻学子的热情就要打点折扣，有人甚至不愿意去。这其实就是不少孩子“见过世面但缺乏全球意识”的原因。

“无论是这次的选手还是如今很多国内大学的学生，这一代年轻人打出生起就生活在阳光下——他们生活的世界里没有饥饿、贫困。”在YICGG大赛期间，复星集团副总裁、复星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李海峰观摩了各国选手参与小组讨论的表现。他认为，用粮食短缺问题去“难”一下这些综合素质优秀的选手，有助于发出一个善意的提醒：这一代年轻人一路成长所获得的“阳光”是前辈人辛勤付出的结果，而他们同样有责任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造福后来人。

Flash Mob当天，上午正好是选手们紧锣密鼓的个人演讲展示环节，我们没什么时间再多加练习，但是正当表演开始之时——散落在人群中的选手们，伴着音乐突然聚集在世博园中体育馆前的街道上，整个队伍跳得越来越high。

表演结束回去的路上，我和一位意大利选手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从一开始，不少选手就反感这一环节，但其中，也有一些态度积极的选手帮着安抚他们的情绪；最后，大家都放下情绪，去享受Flash Mob的刺激和快乐。不得不承认，不同国度的青年人，更应该关注跨文化的沟通和思考，这一议题不但局限在学术交流上，更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怀着相互理解和配合的心意去弥补今后活动中的不足，会让YICGG的各个环节越来越好!

相关链接

超过21%YICGG选手 致力于全球治理事业

“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YICGG)由复旦大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起，每年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近距离交流、沟通。过去8年间总计有逾600名选手参赛，组成120余支队伍，参赛选手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的YICGG大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牵头，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复星公益基金会、上海华侨基金会联合主办。

参与YICGG已经对部分选手的职业生涯发展发生了深远影响，不少选手此后开始到各大国际组织实习、就职。历届YICGG的中国参赛选手中，超过21%投身到全球治理的事业当中，过半数通过海内外深造、进入政府部门、加入NGO等多种方式，继续参与全球治理与公共事务。

选手感言

跨文化沟通，无处不在

■苏怡雨

在今年YICGG赛事筹备期间，当有人提出可以在紧张的比赛环节中嵌入一个“快闪(Flash Mob)”的构想时，一阵欣喜浮上我的心头。但是，接下编排Flash Mob任务的我怎么也想不到，竟有一连串的挑战等着我。

早在出发去米兰前，我已经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准备编排。从确定主题、选出到做好音乐剪辑，已经是出发前夜的凌晨两点半。听着音乐，我们两个姑娘大半夜地在宿舍随配乐跳了起来：一边跳，一边还用笔记本记录下每一次舞段节奏、情节变换和副歌部分的动作与队形。直到夜深、累了，才入睡。

终于，我们到了米兰世博园比赛现场。面对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很多人用表情告诉我，对于Flash Mob，他们不积极。赛程紧张是一个客观原因。此外，舞蹈的很多动作，一时难以用英文解释清楚，加上很多选手没什么表演基础，彩排的教学非常艰难。有的选手甚至表现出负面情绪，他们觉得这样的表演很滑稽，老是缩在最后，一动不动或是敷衍地动两下。这让我很为难，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好在大部分选手还是挺积极，有人主动要求我们表演一次，他们录下来，等空闲时间巩固练习。直到这时，我们的教学才明显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Flash Mob当天，上午正好是选手们紧锣密鼓的个人演讲展示环节，我们没什么时间再多加练习，但是正当表演开始之时——散落在人群中的选手们，伴着音乐突然聚集在世博园中体育馆前的街道上，整个队伍跳得越来越high。

表演结束回去的路上，我和一位意大利选手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从一开始，不少选手就反感这一环节，但其中，也有一些态度积极的选手帮着安抚他们的情绪；最后，大家都放下情绪，去享受Flash Mob的刺激和快乐。不得不承认，不同国度的青年人，更应该关注跨文化的沟通和思考，这一议题不但局限在学术交流上，更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怀着相互理解和配合的心意去弥补今后活动中的不足，会让YICGG的各个环节越来越好!

嘉宾对话

大数据并非越大越好

大数据：越发展，难题越多

■孟晓犁

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

大数据这两年一直是热词。发展中的大数据确实带来了许多有用信息，但也使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去除伪存真，将那些带来误导的噪音去除。

因此，发展中的大数据需要的不只是专业的数据信息人才，而是需要更多善于和各个领域的大数据打交道的人，这对统计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大数据统计 事关我们生活的幸福或痛苦

人人都知道，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与大数据发生着关联。以我在哈佛大学教的通识课“生活中的统计：你快乐(或痛苦)的几率”为例。罗曼史就与大数据和统计学有密切关系。现在有不少号称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心上人的网站。具体怎么找？通常，网站会做一些调查问卷获得个人信息。同时调查那些相爱的人与他们的兴趣爱好、教育背景、家庭情况等有多大的相关性。根据这些搜集到的数据建立一个统计公式，给出一种概率上的预测。当达到一定概率时，网站就会显示两个人匹配。这类统计公式的可靠性建立在大量的数据上，而它的形成需要用到许多统计的思想和方法，包括设计问卷、抽样调查、建立模型、分析数据等等。

另外，酒和巧克力的口感也与大数据处理有关。因为这两者中的变量因素特别多，比如天气、地区、葡萄品种、采集及酿造的方法等；巧克力的可可产地、天气、制作方法等。变量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多，越需要统计学家们的工作。

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有一本杂志登载了两种治疗肾结石的方法。文章摘要宣称方法A治疗肾结石，成功率是78%；方法B治疗肾结石，成功率是83%。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任何人都认为B方案治疗效果更好。但是仔细阅读那篇文章，你会发现当研究人员把病人分成大结石和小结石两组时，方案A比方案B在每组里的成功率都要高。

需要专业人才 处理大数据里的“陷阱”

所谓大数据，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价值。现在大数据研究中，这一点误导很多人。

比如，在美国抽取一个1000人

找到更高效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

■范剑青

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主任、台湾中研院院士

大数据分析，既可风险预测，也可寻求因果。比如根据健康大数据分析预测人体最可能的疾病，预测最可能得哪一类癌症，这就是大数据下的风险度量。除了预测，人类还希望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科学关系，从而达到治疗与控制的目的，这是大数据更高层次的应用。

当我们利用大数据进行预测时，最需要解决的是噪音叠加问题。因为大数据涉及到几万个、几百万个乃至数百万个变量，这就意味着如果每一个变量都造成一点点误差，最后的预测会是很多误差的叠加，亦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例如我们有3000支股票，要做投资选择的话，至少要分析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3000支股票的相关系数矩阵中有450万个参数，如果对这些450万个参数进行估计，就会导致最后的估计误差很大。因此，对大数据的处理最关键的是合理地处理这些变量，将投资风险减少到10%左右。只有在这样低的风险下，投资才能转化成回报。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量化投资，量化投资首先是利用市场存在局部的低效性，从中得到套利。例如百度的大数据金融声称他们利用股票搜索的关注度和传统金融理论进行股票投资，可以做得比大市要好得多。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大数据金融的量化投资，从关注度中找到新的风险因子。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市场都证明，量化投资仍然有很多套利可寻。中国市场尤其如此——因为美国市场通过统计来量化投资套利的人数比较多，因此获利空间会相对少，而中国这样的人相对少一些，所以获利的机会就多。当然，大数据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更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个人对个人(PtoP)的融资。人们利用大数据来对贷款人偿还能力进行评估，从而得到合理的风险回报。

用大数据来预测，是通过电脑和统计模型来解决，这包括机器学习领域最潮的“深度学习”。如果要预测股票指数，预测宏观经济的指标，通过机器的“深度学习”，结合统计建模的新方法，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大数据是经济的新资源，发展的新引擎。数据越大，也越容易产生新的问题。也越需要新的解决方案。